

後水滸



後水滸

目錄

-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女飛衛發怒鋤奸
北固橋郭英賣馬
希眞智鬪孫推官
東京城英雄脫難
九松浦父女揚威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蔡京私和宋公明
蔡太師班師媚賊
高平山騰蛟避仇
張魯智穩蔡太師
宋江焚掠安樂村

宋天子訓武觀兵
花太歲癡情中計
辟邪巷希眞論劍
麗卿痛打高衙內
飛龍嶺強盜除蹤
風雲莊祖孫納客
梁山泊羣盜拒蔡京
天彪大破呼延灼
楊義士旅店除奸
鄆城縣天錫折獄
宋江議取沂州府
劉廣敗走龍門廠

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第八十四回 衛桓三讓猿臂寨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劉廣夜襲沂州城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第八十八回 演武廳夫妻宵宴 祝永清贅姻猿臂寨

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猿臂寨兄弟歸心

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鎚打關勝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雲陽驛盜殺侯蒙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鴛鴦巷孫婆誘姦

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高世德縱僕貪賊

第九十九回 拜禮寺放賑安民 筍冠仙戲阻宋公明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第一百九回
第一百十回
第一百十一回
第一百十二回
第一百十三回
第一百十四回
第一百十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後水滸

目錄

童郡王飾詞諫主	狼臂寨報國興師	金成英議復曹府	高平山叔夜訪賢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真大義獨赴飯山道	吳加亮器攻新柳寨	祝永清單入賣李谷	陳義士獻馘歸誠	徐槐求士遇任森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宋江攻打二龍山	高平山唐猛擒神獸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高太尉被困求援	蒙陰縣合兵大戰	韋揚隱力破董平	天王殿騰蛟誅逆	陳麗卿單鎗刺雙虎	祝永清開游承恩嶺	陳希真一打兗州城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陳希真兩打兗州城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宋天子諱奸斥佞	李成報國除楊志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孔厚議取長生藥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第一百十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爾窪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

第一百十八回

陳總管兵敗汶河渡

吳軍師病困新秦城

第一百十九回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靂火

第一百二十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第一百二十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佞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第一百二十四回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第一百二十五回

陳麗卿鬪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秦

第一百二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

第一百二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龐致果計擒赤髮鬼

第一百二十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第一百二十九回

吳用計問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第一百三十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真晝逐林豹子

第一百三十一回

雲天彪旂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第一百三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第一百三十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第一百三十四回
第一百三十五回
第一百三十六回
第一百三十七回
第一百三十八回
第一百三十九回
第一百四十回
結 子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宛子城副賊就擒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獻俘馘君臣宴太平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辟邪巷麗卿悟道
牛洛山羣魔歸石碣

臥瓜鎚關前激石子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忠義堂經略勘盜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
潮降生雷霆彰神化
陳希真修慈命真傳
資政殿稽仲安邦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後水滸 (三)

第一百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閒游承恩嶺

卻說宋江正在攻擊召村，忽聞陳希真兵馬奪取蒙陰，宋江大驚，急依吳用之計，將全軍退出召村，屯住蒙陰北境，正思對付希真，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書，知是雲天彪會合歸化三莊，直攻元武關，十分危急。宋江大驚，再細看那文書，原來馬元因屢次請救不至，句語十分怨恨。宋江看罷，吩咐來人且退。宋江請吳用入後帳。宋江道：「我從此失清真山矣。」吳用道：「若論地利，清真山爲我東路險要，若論人材，馬元如何抵得過魯武李三位兄弟？且我此刻若還救清真，陳希真必乘勢會合召村，來奪我新泰、萊蕪，那時魯武李三人必不生還，而我又連失三城，兼且清真山未必救得，滿盤敗着矣。」遂假對清真來使道：「本案救兵卽日傳來，速去回報頭領，教他放心堅守數日。」來人應命去了。宋江對吳用道：「此信若被希真得知，吾事去矣。」嚴肅隊伍，申明賞罰，約束衆軍，擺齊明晃鎗砲劍戟，直抵蒙陰城下。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一陣連環鎗震得蒙陰城發動搖，一枝響箭縛了書信，射上城樓。此時希真已到過召村，因宋江已退，便回城與永清守。在城上督兵守備，接到響箭，希真便與永清在敵樓上接看書信，只見上寫着：「宋江今日有死無生，謹率士卒親詣城下，恭候道子戮戮。道子如以爲未足，願盡傾敵寨之人，以供軍前斧鉞。現有敵寨兄弟三人，被留召村，道子可先取以快心。」道子意下何如？今日卽求明示。」希真看罷，對永清道：「賢婿猜此賊來意，何如一永清道：「有甚難猜，顯見此賊有意外之變，進退不可，故爲死地求生之計，其意不過求還他三兄弟，卽掩

申東兵而退矣。但我偏不由他計算，我但堅守城池，不去睬他，看他何如。」希真笑道：「計怕不妙，但人急懸樑，狗急跳牆，我們抑勒他太甚，萬一失機，悔之晚矣。我君不如權讓他一籌罷了。」便寫起一封書道：「頃接公明來書，尊意盡悉。退出召村者，萬不得已，而專事于希真也。屯北境者，示有新萊二縣，將勉與希真久持也。來示提及召村者，欲希真以尊意致召村也。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進退不可，希真亦何忍乘人于危，爲此已甚之舉。但希真既受朝廷褒寵，欽賜忠義字樣，而畏公明必死之怒，引軍退避，殊非所以副朝廷忠義之責望也。願公明熟思之。」永清看罷，稱妙，便將信縛在原來響箭上，射出城外。宋江得信，大爲驚疑。吳用道：「我看此信，他亦有畏我之心。只是他不知尙有何事要勒指我。且退軍三十里，差一能言舌辯的人，與他面議，便知端的。」宋江依了，便退軍三十里，着帳下一頭目入城去見希真。須臾，那頭目轉來稟道：「陳希真述召村之意，如要還三頭領，必須調還新泰萊蕪。小人答言：頭領如要照舊例，金珠取贖，宋頭領無不遵命；若有他事勒指，那被留的三位頭領，任從處置。願頭領明示戰期。小人說到此際，那陳希真口出蠻言，小人却不肯應許。」宋江吳用問是何言。頭目道：「陳希真說金銀是要的，更要大王立一盟約，寫明自今以後，永不敢再犯蒙陰。如再犯蒙陰時，但有頭領被擒，立即凌遲碎割，雖百萬金珠，不准回贖。三面言定，後無翻悔。大王想此等狂言，如何聽得？」吳用道：「你何不也勒他不許犯新泰萊蕪？」頭目道：「小人何嘗不說，那希真只信口亂說。『這是要看的，勢有可奪，不得不奪。』」宋江大怒道：「這賊道欺我太甚！」吩咐攻城，忽又停令，退入後帳。與吳用商議道：「耐耐陳希真這賊道如此抑勒我，我若不依他，三兄弟必不生還。我若與廝殺，枉是勝負難料。勝不得，一發吃虧。我若依他，寫出如此盟約，豈不是損我梁山一世威名？」吳用道：「這真難事。況且雲天彪攻清眞山，將次得勝，他若聞知此事，乘勝來襲新泰萊蕪，我仍是束手待斃。」宋江道：「如此怎好？」吳用沉思半

响道：『英雄有忍辱之時，既不救清真，又失却三個上等兄弟，我此來爲甚事？沒奈何，只得依了他。我但能守得新萊二縣，再看機會。倘蒙陰有可乘之隙，背盟何妨？那時揚眉吐氣，以償今日之辱。』宋江長吁短歎，只得點頭又恨道：『何日得生擒雲天彪、陳希真，并召村一般烏男女，劈屍萬段，方泄吾恨。』因復遣使人蒙陰城，允許金珠并盟約，兼乞還襲丁二將首級。希真大喜，便將襲丁二首級，用香木匣盛好，交付來人道：『已死減半價，五萬金珠一個，價無二言，望忽失信。』發付來使訖，并知會召忻，先放還武松以示信。宋江接到兩處交還的死活三人，又聽得希真這樣言語，懊惱不可名狀，對衆頭領道：『這賊道如此可惡，我誓必有以報之。』衆頭領無不忿怒。武松涕泣道：『皆由兄弟們不肯出力，以致大哥如此受辱。』宋江道：『賢弟何出此言？但兄弟得生還，吾願慰矣。』武松感悅無地。宋江肉也疼痛的，押出五十萬金珠，將四十萬送與召忻，十萬送與希真。那召忻建着欽賜軍功防禦職銜的旗號，希真建着欽賜山東忠義勇士的旗號，各自盛陳兵衛，到了地頭，與宋江昭告天地，歃血爲盟。宋江寫了盟約道：『梁山義士宋江，與猿臂寨義士陳希真，召家村義士召忻，共昭告于天地神明，日星河嶽。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宋江因厭棄蒙陰兵馬車徒，不復涉蒙陰之境，如違此盟，明神殛之。』希真目視召忻而笑，竟收其盟約，送還魯達。李達在壇上宴會盡歡而散。

希真歸途，謂召忻道：『此盟約原不足爲憑，然我料此賊必不敢再犯蒙陰矣。』召忻道：『何故？』希真道：『賊至此地，犯縣城必虞貴莊，犯貴莊必虞縣城，賊于此失利，二次矣。况馬陘未必不赴援敵寨，亦分當呼應，是以料其必不來也。』召忻大喜。希真道：『雖然如此，亦不可不防，總俟新泰萊蕪恢復，方可無憂。』召忻領教，探得宋江軍馬一齊退出蒙陰，召忻便請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治筵申謝。希真命樂氏兄弟守蒙陰，自己同永清、廉卿到召家村。高梁邀麗卿入內敘談。希真與召忻商議，將恢復蒙陰之事，具稿通報說鄉勇同

生公憤，會勦賊人，請委員弁來城收復。稟摺做就，開筵暢敘。內廳清香亭，麗卿爲客，高梁諸女眷奉陪，桂花等四個了環隨麗卿同來，見了舊主，一同衆女使服侍，外廳還醇堂，希真、永清爲客，召忻、史谷、恭花、貂金、莊奉陪。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城內，請樊氏弟兄。希真遜謝，酒闌席散，希真方聞知雲天彪攻討清真山之事，希真喜道：「這番蒙陰可以無患了。」便對召忻道：「小可與召兄同去助雲總管一臂。」召忻欣然願往。希真等在召莊歇了一宿，次日，便議點兵。永清道：「泰山此去，還是助戰，還是助個聲勢？」希真道：「助戰利否？」麗卿道：「我們去幫幫雲叔叔多斫幾個頭顱。」永清道：「助戰未免蛇足，我們不如直趨新泰，敵人不動，我亦不動。若敵人去救清真，我便攻新泰。」希真稱是。召忻道：「賢翁堵兵法，真不可及也。」便一而差人費了收復蒙陰，稟摺上都省，一面會齊猿臂召村，兩處人馬共一萬，希真、永清、麗卿、召忻、高梁統領全衆，一齊到蒙陰北境小汶河上，將船河盡拘北岸。這裏旌旗蔽日，鼓角喧天，扎成一字寨柵，專聽梁山信息。

那宋江、吳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聞知清真山尚未失陷，正商議撥兵去救，猶豫未決，忽聞猿臂召村，兩路大隊兵馬，直抵小汶河屯扎，分明是牽制他，不許救清真之意。恨得宋江如窗紙上的凍蠅，一頭無撞處，只得好好修理城池，一面千賊道萬賊道的痛罵而已。

且說雲天彪自從去年七月會合正一鄉勇，攻清真山，誘敗梁山之後，料此後攻清真山，梁山必不敢來援，便於十月十二月接連兩次，攻擊清真，梁山果不敢發救兵。那馬元因梁山無救，十分危懼，幸喜天彪把兵退了，方能兢兢自保。雲天彪于本年春初，日日操演人馬，整頓軍伍。這一日，正在署內飲酒觀書，雲龍侍立，忽見庭前樹梢長風颯颯而來，不移時，大風怒號，刮得枝條柯葉盡行西向。天彪停杯仰觀道：「東風至也。」回顧雲龍道：「那年你說火攻清真山之法，今番却用得着了。」雲龍大喜道：「今番東風防有大雨，宜火速興

兵爲妙。』天彪道：『正是。』便傳令尅日興師。傅玉、風會、雲龍、歐陽壽通、聞達、李成、胡瓊，都隨了天彪，統領一萬二千人馬，浩浩蕩蕩，直向清真山進發。一面檄調歸化三莊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領鄉勇同來助戰。一路東風浩大，天日清明，不日到清真山。雲龍稟道：『連日東風，恐賊人東山先有準備，我等宜潛師進攻。』天彪道：『何用潛師？』便傳令大小三軍，一齊直攻元武關。這番不比從前，衆軍輪流攻打，端的十分緊急。那馬元與衆頭領策衆死命守住，足足攻了一日，相持不下。至晚，天彪收兵回營，安排晚餐畢，天彪傳點陞帳，聚集衆將，命雲龍、歐陽壽通帶五百名軍士，十萬枝火箭，到東山放火。命沙志仁、冕以信領五百鄉勇，多攜帶鼓角，去助雲龍，吶喊揚威。——不必定求攻破，只要引得賊兵去救，有逃來的，非捉卽殺，便算功勞。命傅玉、哈芸生預備木驢地雷，只看守關賊兵亂動，便去攻關。命風會、哈蘭生帶領步兵埋伏，只待關破，便衝殺進去，分派已定。天彪領開達、李成、胡瓊，大兵都退後伏了，只扎空營，譴賊兵來探。

却說馬元同周興、皇甫雄，見天彪利害，緊守元武關，教來永兒、赫連進明把守東山路口，一面飛報梁山求救。當夜五更天，望見東山火起，飛報有官兵殺來，順風放火，掌管壘木滾石的孩兒們，都把守不住。馬元大驚，對周興等道：『天彪見元武關攻不破，移兵去攻我東山路口，那裏雖有永兒進明兩位兄弟把守，恐官兵勢大，我等快去救他。』周興道：『我等都去，恐他這裏來關營口。』馬元使差人打探天彪，果是個空管，裏面都虛張燈火。馬元道：『這廝果然去偷我東山路口了。』忙同周興、皇甫雄帶領大半嘍囉殺奔東山去，只留一小半人守關。那時彤雲密布，狂風大起，望那東山火勢，蒸天價通紅。傅玉、哈芸生望見關上人少，急駕木驢直衝關下，每一木驢內只藏掘子軍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點齊火把，一聲吶喊，將木驢推到城根。傅玉、哈芸生身披軟鎧，手提鷹嘴斧，各在木驢內，親身率領士卒，一齊動手。關上賊兵忙來救護，後面雲天彪、聞達、李

城，胡瓊大兵擁到，令烏鎗兵雨點價的望上打，關上賊兵站脚不住，忙飛報馬元。一面用防牌擋抵烏鎗，將千斤石推下。傳玉哈芸生早已將地雷栽好，撤回木驢，沒多時，地雷轟發，好一似地裂山崩。那關上敵樓女牆，夾着賊兵的屍骸，連排價倒下來。風會吟蘭生見地雷得勝，使領步兵殺入關來。天已大亮，天彪大驅兵馬擁進。馬元聞知元武關有失，大驚忙轉身來救。正遇官兵兩下混戰，風會回陣上馬，賊兵奔走辛苦，怎敵官軍勇猛，周興措手不及，被哈蘭生一銅人打得頭顱粉碎，死於馬下。賊兵大敗，官軍乘勢掩殺，風會鋒衝冒險，追殺賊兵。馬元皇甫雄退入松門關。風會勇猛，只顧追去，不防山凹裏鎮山砲橫打出來，一聲響亮，前隊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砲，屍骸平地掃去。砲子從風會馬頭上飛過，風會大驚忙收住人馬，後面天彪傳玉等都到。風會訴說如此，天彪道：「這厮巢穴本不易掃，今已得了他的元武關，險要已據大半，且就此安營下寨，再作計較。」風會道：「乘這嘶喘息未定，待我帶部兵去搜山，這裏一面奪他松門關。」聞達、李城、胡瓊聽了，都精神奮發，一齊願往，請令定奪。天彪依了，便命傳玉同哈氏兄弟助風會去搜山，將四山砲兵盡行殺散。聞達、李成、胡瓊便統大兵搶關。歐陽壽通冕以信領得勝兵回營。歐陽壽通稟道：「賊人東山樹木盡皆燒燬，大公子望見賊兵已亂，便與沙志仁奮勇殺人。沙志仁將赫連進明刺死，小將斬得來永兒，冕以信力殺百餘人，現大公子偕沙志仁領兵一半直攻賊人東關，特遣小將等來請令。」天彪大喜，即命歐陽壽通冕以信領生力軍官兵鄉勇各五百各前去。

馬元皇甫雄十分震懼。看看天色，只見油雲密布，微雨東來。馬元滿望大雨降下，官兵廝殺不得，庶可遷延，以待救兵。誰知是日，只微雨數陣，地皮都不能濕。馬元急極，與皇甫雄勉力支持。天彪見官兵攻關不能取勝，傳諭衆軍權且將息，等待次日復攻。接連攻了兩日，馬元已接得告急人的轉信，以爲梁山救兵不日就到。

又勉持了四日，馬元對皇甫雄道：「看來梁山救兵，又不到矣！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義！前番不來，猶推路遠，今近在蒙陰，猶不肯來救，不知出自何意？」皇甫雄道：「可知是哩，我們並沒有怎麼得罪他。」馬元道：「我知此地，斷難支持。雲天彪智勇雙全，手下無一弱將，我們六人已經失了四個，如何抵敵得住？依我愚見，不如竟獻了此山，我二人投誠五國，亦是正理。」賢弟意下如何？」皇甫雄道：「小弟亦作此想，但不知雲天彪肯否准降？」馬元道：「那事容易，我先修下一封降書送去，他如允准，不必說了；如果不允，再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即刻寫了書札，差人送至雲天彪營內。雲天彪正與諸將商議攻取之策，忽接到馬元來信，拆開看時，方知馬元獻地投降，便與衆將議定，將馬元文書批准發回。馬元、皇甫雄接閱大喜，當日就命衆囉囉棄寨下山，衆人也因殺伐太重，皆願投降，一行大衆都到雲天彪營外，營門將校領馬元、皇甫雄入營進見。天彪排齊儀仗，陞帳接見，二人跪下叩首。天彪吩咐左右扶起，賜坐。二人自陳罪狀，天彪慰諭勸導，二人涕泣沾襟，自恨投誠太遲。天彪就命留在帳下聽用。馬元、皇甫雄見天彪如此寬洪度量，各自喜相見了各位將官。天彪安插了降兵，犒賞三軍，大開筵宴，衆將皆大喜。

天彪道：「近聞宋江佔據新萊二縣，其志不小，幸賴衆將之力，收得清真，斷其要路。此山必不可虛棄。我意就於此山屯重扎兵，設將鎮守，面探賊人行止，以圖恢復二縣。諸將軍以爲何如？」衆將皆佩服。天彪遂將收降清真山情由，并欲於清真山設營置兵之議，一面詳報都省，一面恭摺奏聞。天彪慰勞哈蘭生等四人，命其先領鄉勇回村。風會命聞達、李成、胡瓊，領六千人馬，屯扎清真山，恭候旨下，再行定奪。天彪與傅玉、雲龍、歐陽壽通，率領官兵，并馬元、皇甫雄，一千降兵，一齊回鎮。魯太守出郊迎接賀喜，各歸職守，恭候聖旨。

那宋江聞知清真山已降，也只得歎了一口氣，自問難以兩顧，亦出於無奈。只得與吳用趕緊修理新萊

二城商議鎮守之法。

那陳希真、召忻等在小汶河口，聞知雲天彪收降馬元，并於清真山置設重兵，便與召忻拱手道：「恭喜，蒙陰永保無患矣！」原來清真山距萊蕪縣不過百餘里，此處有重兵扼住，宋江斷不敢越萊蕪而圖蒙陰矣。召忻大喜。

此時都省已有員弁下來，收復蒙陰，欒氏弟兄交了城池，召忻高梁謝了希真，收兵回莊。陳希真、祝永清、陳麗卿、樊廷玉、樊廷芳，合兵一處，回歸山寨。希真道：「近來連日東風，天色陰霾，漸漸潮濕，日內恐有大雨，宜作速起行為妙。」希真、廷玉、廷芳先行，永清、麗卿後發，迺迤至承恩山，希真等已過山南，永清、麗卿還在山北。天色已晚，名自安營憩息。永清、麗卿在帳內張燈飲酒，閒談軍務，因而議論宋江。麗卿道：「宋江那厮軍裝，端的十分精緻，莫說別的，就是這幾枝箭，枝枝都是上等材料。」永清道：「宋江那厮的輔佐，端的智勇俱備，要平定他，未知何日。」麗卿道：「兄弟，你要好箭，我倒看得一處有好材料。」永清道：「何處？」麗卿道：「就是這山的東面，無數竹枝，枝枝都是好箭材。我來往數次，看得分明，待明晨稟知爹爹，我就同你來採辦。」永清應了，又說了些閒話，酒闌歸寢。

次日，永清差人將採辦箭料之事，告知希真。希真准了。永清便委軍匠贖了銀兩前去，麗卿道：「你我何不親去一走？左右沒甚斷續，前去看看景致也好。」永清笑而點頭，便吩咐偏將看守營寨，自己與麗卿換了常服，帶了隨身伴當，騎上頭口，由承恩東嶺而行。到了天環村，果然竹林茂密，永清便吩咐軍匠前去採辦。永清、麗卿并馬遊行，觀玩山景，一路行來，果然山清水秀，永清、麗卿現賞了一回，忽見四山雲氣密布，巨雷碾轉，萬木無音。永清道：「雨來也！」急忙避入一所山閣，侍從人都到了閣下，頭口拴在廊邊，永清、麗卿登閣，只見

震天震地的一個霹靂，直向正西打去。雷火加拷，斗大小照得四山通紅，金光百道飛射，大雨傾盆直下，但見萬山樹木，隨着雲氣連排價奔去，雷聲隆隆，撼得山樓動搖，簷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邊，不辨村莊屋舍，只是怒濤洶湧，足有兩個時辰，雨勢漸漸小來。永清看那山閣卻裝摺得精雅，壁上有無數題詠，永清一一細看，直看過後窗去了。麗卿靠了欄杆，光着眼看那閣外雨景，雨勢已小，望見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籬落人家，三間廬舍，一方天井，簷前水溜飛瀉，靜蕩蕩不見一人。須臾忽見兩個孩子，抱出一隻泥老虎來，耍子耍了一歇，忽然走進去了，遺下那隻泥虎，只見左邊走出一個略小點的孩子，看見了泥虎，順便捧了去。那起先兩個孩子，忽然走出來了，便來奪了泥虎，那小的孩子便哭起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不問事由，將那兩個孩子，一掌一個。麗卿看了，心中便有些不平。只見那兩個孩子，也哭起來，叫道：「姆姆！他偷我的老虎。」那婦人大喝道：「老虎現在你手裏，他幾時偷的？你這樣放刁，大來還當了得！」便又是好幾掌，喝令跪下。麗卿大為惻然，只見婦人身邊走出一個俊俏的小孩子，看了一看，飛跑到右間房子裏去了。須臾那個俊俏孩子，同一個十三四歲女孩子出來，那女孩子只在右間房門口，哭着叫道：「他是沒爹沒娘的人，只靠着妳姆姆，妳朝也打，晚也打，抵椿弄殺他。」那兩個孩子兀自跪着哭。那婦人聽見那女孩子發話，便大罵道：「你這小賤人，做了個姐姐，不曉得教訓兄弟，倒來我面前放肆！小時不禁壓，到老沒結煞。」麗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兒，心中大怒。只見那女孩子氣得面孔紫漲，便向籬邊叫一聲：「二哥哥，快來救我兄弟。」只見那籬邊走出四個大孩子，都是十多歲的，望雨裏洗濕透漚的跑過來，一齊發話道：「你這老賤人，這樣行爲，雷公公來擊殺你。」不問事由，一手一個，把那跪的孩子抱出來，只見那婦人大怒道：「要你們這班小嘍囉來管閒賬。」趕出來一手一個奪去，可憐那兩個孩子，雨地下跌成兩個泥湯團。麗卿怒不可遏，便同顧尉遲大娘道：「你快與我

捉這賤人來，我問他。」永清忙過來道：「姐姐爲甚事？」麗卿道：「兄弟！你不看見這賤人的可惡。」便連催尉遲大娘去捉。尉遲大娘下閣，領幾個伴當，直奔到那所籬落去，撲進堂前。那婦人大吃一驚，只見裏面走出一個漢子來，大喝道：「甚麼人，到我家來亂闖？」吃尉遲大娘照臉一掌，跌在一邊。尉遲大娘喝道：「猿臂寨陳小姐要殺人，誰敢阻當？」把那婦人從兩地裏水拖醃菜的提出來。只見一個小後生趕出來，叫道：「老奶奶！老奶奶！你說的陳小姐，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尉遲大娘道：「是的，你問做甚？」那後生道：「老奶奶請緩一緩，我是玉山郎的至好，容我去討個分上。」尉遲大娘便立定了，「玉山郎不在上面。」尉遲大娘道：「都在前面山閣上。」那後生道：「老奶奶請少停一停。」便張傘着履，飛奔山閣來。永清在閣上看見，叫道：「魏賢弟從那裏來，請上閣來。」那後生上閣，與永清各唱個喏道：「一向闊別了。」便指麗卿道：「這位就是嫂夫人？」永清道：「正是拙荆。」魏生便向麗卿唱喏道：「嫂嫂奉揖。」麗卿忙答了個萬福。永清與魏生對坐，麗卿坐在下首。麗卿問永清道：「這位叔叔是誰？」永清道：「這位姓魏，是小弟世交，他的尊翁與先君最爲莫逆。」便對魏生道：「賢弟久別，一向何處爲何，從此地經過？」魏生道：「一言難盡。自從那年尊府慘遭奇禍，家君不勝驚駭，又無處探聽仁兄消息，正憂得苦。家君是年徙居兗州，飯山後，聞足下托足猿臂寨，得贅姻子陳道子先生，驚喜相半。近日聞知貴寨戮力王家，再救蒙陰，慶邀天恩，真可喜賀之至。自兗州陷，賊家君急欲遷移，奈肺病纏綿，起居不便，是以輜輶匿輝，與賊爲鄰。那李應時來親近，即吳用亦見訪數次，家君以病爲辭，不與濶跡。邇年家舍寒微，小弟不得已遊幕諸城，近因東人解職，弟繫念家君奉侍乏人，爲此兼程還舍，于此地遇雨，避居士表嫂家。方纔婦人，即你弟之表嫂，不知因何事得罪於尊嫂，以致尊嫂見怒。」麗卿道：「他原來是叔叔的表嫂，他底護親兒，凌虐孤姪，叔叔你想，可氣不可氣？」魏生道：「原來如此，待小弟

去勸誡他。這裏望嫂嫂看小弟薄面，暫恕這個。」麗卿道：「煩叔叔向他說，下次奴家統兵過此，來察來訪，他若不改，立提軍前斬首。」魏生道：「嫂嫂尊諭，小弟定去傳述。」麗卿便吩咐左右道：「你去向尉遲大娘說，看魏官人面上，權饒恕這賤人。」左右應了，下去通知尉遲大娘，放了這婦人，一同上來復命。魏生稱謝了麗卿，便與永清敘談，十分知己。只見雨已往點，永清請魏生到山北寨內一敘。魏生道：「小弟繫念家鄉，歸心如箭，仁兄處容異日再來厚擾。」永清知不可留，便道：「賢弟歸路珍重，尊翁處叱名請安。」魏生告辭而去。永清麗卿並馬回營，當晚軍匠解到箭材，又在承恩山北歇了一宿。次日拔寨起行。永清想此番閑遊，倒待知了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心中甚喜。

只因這一信，有分教：一介生書，顛覆得蛟龍窟穴；子遺庶系，施放出震電雄威。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陳希真一打兗州城

却說祝永清在承恩山天環村，得知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心中大喜，便與麗卿統領本部，拔寨回山。一路不必細表。不日到了大寨，知希真等已早到了一日。永清麗卿等一同上山，見了希真，隨即卸甲韜戈，安兵刷馬，大開筵宴。席間，希真對永清道：「賢婿可知本寨出了一樣奇貨？」永清麗卿齊問何物。希真道：「磁窑局內，今番窖變，變出一張磁牀。據總局頭知候達說，此牀四週的柱腳欄杆，有上等塑手還塑得出，至於花紋楞角，格眼玲瓏，這般細緻，雖通天下尋不出這樣好塑手。四面裏外花卉人物，雖書畫家極好手，亦不過如此生動。這還不奇。那牀額上十二面磁鏡，日裏看不過是潔白磁面，夜裏却滿室生明，可以奪燈燭之光，細看實是